

第三章、李哪吒的天道意涵

身為佛教護法神的哪吒，在《封神演義》裡卻有著不同的出生。寄身於道教，哪吒應著天道所賦予的殺伐使命，以兒童的形象擔任「劊子手」角色，肉身成聖的過程伴隨著不斷的死亡，生與死的辯證，陰與陽的轉化，是整個出生故事的敘述基調，正如龔鵬程所說，哪吒這一個角色，在《封神演義》中是一個抽象的「道」具體化的呈現。正因為「一則是成湯合滅，二則是周室當興，三則是神仙遭逢大劫，四則是姜子牙合受人間富貴，五則有諸神欲討封號」(49)，所以原本國泰民安的商朝，應既定的天數，「非人力所為」(37)，無辜的平民百姓必須遭受空前未見的殺戮，而一切真正的殺伐開端，便以哪吒的降生做為關鍵。文本中哪吒為破紂輔周的先行官(128)，歸周後的哪吒總是寡言而善戰，更是多次戰役的先鋒，極盡殺伐斬怪之能事，可說是天道運轉執行下的殺人工具，處處展演天道在殺的旨意，為天地浴血的鎖鑰。¹而這把鎖鑰到底是怎樣的鑰匙，以下將就哪吒的角色設定與故事情節討論之。

第一節、道的演示：陰陽辯證的神形化

哪吒的元身本是金光洞裡的奇珍——靈珠子，而他的人身卻來自李靖的妻子殷氏。哪吒的降生，由滴溜圓轉如輪、一團紅氣、充滿異香的肉球，經「父親」李靖執劍將肉球一分為二，正式以「小孩兒」的形象出世。(118-119) 哪吒從肉球裡跳出，「滿地紅光，面如傅粉，右手套一金鐲，肚上圍著一塊紅綾，金光射目」(119)，這樣的特殊出生，蕭兵認為是暗含太陽崇拜的影響。但是必須詳加釐清的是，雖然從「圓轉如輪」、「一團紅氣」、「滿地紅光」、「金光射目」可看出對於「太陽」形象的普遍性描繪，使得哪吒的出生和「太陽崇拜」脫不了干係，可是這個來自「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的「寶貝」，因著作者的特意設定，「乾元」山、「金光」洞合著「太乙」真人，擺明了哪吒跟「道」(乾坤太極)有著更密切的關聯，也就是哪吒更準確的是道教「陰陽相生相剋」的「道體」經由「不可名說」的抽象，化成「符號」式的圖像象徵後，進而轉成更具體的人物形象，透過「道」與「嬰兒」的經常性比附所呈現出的樣態。這也可從哪吒是由父親將肉球「一分為二」(擬道的分合)和與生俱來的寶貝「乾坤」圈、「混天」綾，看出作者對於哪吒這一人物設定的意圖。

¹ 見龔鵬程著：〈以哪吒為定位看封神演義的天命世界〉，《中外文學》第九卷第四期 1980年9月，頁18-39。

道家的「道」不可名說，以圖像黑白相合成圓，白中有黑，黑中有白，相生相剋，來表現道家對於「文字」的拒斥。有趣的是這樣的乾坤太極圖像卻成爲另一種指涉性更龐大穩固的「符號」，甚至比「文字」更具「魔力」。《封神演義》的作者面對這樣的道，爲了闡述「天意在殺」，將「道」（靈珠子）置於「父精母血」的形式，轉而成「人形」，成爲「天道」在「人間」的具體展衍，卻又必須借文字來彰顯，致使「道」的不可名說、不落文字，在金光閃閃的「乾坤圈」，與紅光遍佈的「混天綾」的命名上，凸顯陰陽的各自獨立（即「乾坤」），與相互圓融（即「混天」）的暗示與辯證關係，實是一個有趣的弔詭。

「生在丑時」，「正犯了一千七百殺戒」的哪吒，在作者的安排下，一步步展現天命殺意的不可違抗與幾近「無理」的「無的殺伐」。從章節的安排上來看，哪吒的陳塘關出世被安排在姜里城囚西伯侯之後，天命藉由西伯侯的卜卦「預言」王朝的將滅，才有姜子牙爲西周闢疆封神的「先行官」——哪吒的出生。這「國家氣運黯然，只此一傳而絕，不能善其終」（111）的已定「事實」以「預言」的形式揭露，並成爲整部《封神演義》的情節主軸，天命的不可抵觸是連眾神都無法違抗的必然，何況是平凡的眾人。在這樣的一個前提預設下，天命是高於人神的「他者」，天下人神的滅亡興衰，一一在此至高無上的「他者」「凝視」下展衍。

已定的天命，以不被認定（至少聞者懷疑）的卜卦預言下展示，形成了西周與商紂，甚至仙界仙教之間不斷在質疑與認同、疏離與貼近之間搖擺，進而造成衝突與殺戮。這樣的情形在哪吒的身上，我們看到的是，哪吒雖然在幾近無知的情況下殺了夜叉、龍王太子和石磯娘娘的徒弟，但從哪吒阻止龍王天庭告狀的自我表白中，卻可感受到哪吒對於自身的出生使命並非一無所知，反而有任由發展的意思。哪吒在寶德門外揪著龍王說：

吾非別人，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弟子靈珠子是也。奉玉虛宮法牒，脫化陳塘關李門為子。因成湯合滅，周室當興，姜子牙不久下山，吾乃是破紂輔周先行官是也。偶因九灣河洗澡，你家人欺負我；是我一時性急，便打死他二命，也是小事，你就上本。我師父說來，就連你這老蠢物都打死了，也不妨事。（128）

由此可知，哪吒的殺戮是被認可的，而且是在他投胎時已經「注定」。只要是「天道」所決定的，再怎樣的世俗規範都將無法成立。天道／他者的決定性超越一切，從開章歌頌商紂王初掌朝政的文字來看：

文有太師聞仲，武有鎮國武成王黃飛虎；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國。中宮元配皇后姜氏，西宮妃黃氏，馨慶宮妃楊氏：三宮后妃，皆德性貞靜，柔和賢淑。紂王坐享太平，萬民樂業，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四夷拱手，八方賓服，八百鎮諸侯盡朝于商。(3)

商紂執政之初，文武二臣輔佐，國家欣欣向榮、風調雨順，紂王雖然迷戀女色，又有佞臣的慫恿，但終究在大臣的苦勸下打消非分之想，由此看來商朝走向既定天命滅亡的機率根本微乎其微，然而「三月中旬駕進香，吟詩一首起飛殃」(7)，一首詩褻瀆女神，卻斷送成湯六百年。這裡的弔詭是，神力如女媧者，尚且顧忌「紂王尚有二十八年氣運，不可造次」(6)，只好心存不悅地派遣三妖迷惑紂王，「強硬」的使商紂變得「昏庸、血腥而無情」，「俟武王伐紂，以助成功」(7)，成為「天命必然」的「棋」，以調整「人爲」可能溢出天命的規律。按照天定，天界必須封神，成湯天命亦盡，但是事實上商紂新立，又有能臣輔佐，如何導致天下大亂，姬周代興呢？可見瀆神事件不過是借題發揮，藉神力／妖力的介入，直接扭轉歷史。《封神演義》第九十七回〈摘星樓紂王自焚〉，有詩嘆紂王文武兼才：

打虎雄威氣更驍，千斤膂力冠羣僚。托梁換柱超今古，赤手擒飛過鷲雕。拒諫空稱才絕代，飾非枉道巧多饒。只因三怪迷真性，贏得樓前血肉焦。(996)

是女媧宣派的「三怪」媚惑，才使文武兼才的紂王失去本性，導致塗炭生民的結果，女媧實質是天道的共犯，順水推舟製造倒果爲因的錯覺：將實際是妖狐迷惑紂王成虐，轉爲一切都是「商紂暴虐無道在先」，終致殷商必須滅亡。

這個矛盾的架接翻轉，展示了天命「他者」對於人世的操弄與無情。既定的天命，盛衰的必然，爲了使大自然得以生生不息，軌道的恆定不容許人爲的破壞，所以天要王朝此刻滅亡，縱然王朝此時賢君在位，也要以「粗暴的合理」滅亡所有的一切，所以有了「污穢女媧」的事端，所以有了妖人妲己的出現。故事不斷敘述妲己的妖行，其實就是提醒讀者「天意的妖行」，而這樣的天意縮小放在哪吒的身上，便是哪吒在蓮花化身前不斷「無知」的「殺戮」扞格上。

蓮花化身前，哪吒肉身屬於商紂陳塘守將李靖夫婦，既屬商紂，哪吒的「殺戮」亦和商紂王由賢明轉爲昏庸的斷裂一樣，呈現無知混沌甚至無理的

狀態，僅憑最原始的「天意在殺」的軸線進行開展。²所以在哪吒兒童形象的天真純潔下，看到的是「遊戲」式的血腥殺戮——哪吒一圈打得夜叉腦漿迸流，也不過是一句：「把我的乾坤圈都弄污了」的玩笑話。(121) 哪吒殺夜叉、龍王太子固然有著太陽神話的遺留，但選擇這樣的一個情節，已經借由殺「龍／皇」暗示改朝換代的可能是不需要「確切理由的命定」。

在哪吒以軒轅皇帝的乾坤弓、震天箭射殺石磯娘娘的碧雲童子，終衍成太乙收石磯的情節上，蕭兵注意到石磯是天然頑石變化，從神話學的角度來說，中國神話中的靈石不但和太陽崇拜有關，更和女媧的補天石有密切的關係，所以石磯是女媧補天的石頭（甚至是女媧本身）的怪化。³那麼從石磯的靈石化身和太陽崇拜的關聯，以及哪吒的出生所展現的太陽神話，石磯也可被看成是「道」的陰性化與怪化，為展示天道在殺的一個必然工具。這樣的安排其實並非獨一無二，在《封神演義》中，天意的「妖化」——妲己，便是使「天命在周」成為必然可能的轉折工具，畢竟沒有女媧派遣的妲己妖狐，興盛的商紂如何走向敗亡的命運？只是相對於陽性的天道化身「哪吒」，妲己完全是一個被徹底犧牲的工具。躲藏在「軒轅古墓」的九尾狐／妲己，和乾坤弓、震天箭同樣和軒轅皇帝有關聯。在「軒轅皇帝」的混沌古老神話下，可以清楚感知作者這樣的安排設定，是借由一個比殷商更不確定的古史傳說（甚或神話），安置「異化」的可能。乾坤弓與震天箭是當年黃帝大戰蚩尤所留傳下來的武器，哪吒拿得起射得出，證明他是「天道」的人間代理，卻也經由哪吒使得原先底定天下的太平寶物而轉變成「無知的殺人武器」。同樣九尾狐妲己是女媧授意的妖怪，為了達到女媧所賦予的復仇使命，她盡責的媚惑商紂，使商紂變得殘忍無道，卻背負背後「天意在殺」的種種罪過，被女媧一句似乎合情合理的強辯：「吾使你斷送殷受天下，原是合上天氣數；豈意你無端造業，殘賊生靈，屠毒忠烈，慘惡異常，大拂上天好生之仁。今日你罪惡貫盈，理宜正法」(988~989)，成了名副其實的「代罪羔羊」。⁴

哪吒故事裡的石磯娘娘也是如此，借由她的原形靈石和哪吒的通紅肉球相對，「陰之道」石磯和與此時站對立面的「陽之道」哪吒勢必有一場針鋒相對。我們從第十三回〈太乙真人收石磯〉的開場詩的最後一句：「劫火運逢難措手，須知邪正有偏全」(128)，以及該回中提及石磯娘娘時出現「萬邪難克正」(132)、「萬邪豈能侵正」(135)的句子，更可以知道石磯娘娘是代表整

² 不若蓮花化身後，哪吒追殺父親還有一個自圓其說的理由，更遑論最後效忠愛民如子的西伯侯，站在「正道」對付商紂的「無道」。

³ 見蕭兵著：《古代小說與神話》（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頁137-138。

⁴ 《封神演義》裡論及天道觀的矛盾舉有關妲己媚惑紂王卻慘遭殺戮的說法，可參見王連儒著：《志怪小說與人文宗教》（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頁372-373。

個天道「歪邪」部分的呈現，畢竟若只有闡教「正道」的協助西周，而沒有截教的「邪惡」將商紂推向暴虐無道，又如何使天道的運行完成「成湯該滅，武周當興」的預設。這也就是為什麼同樣是「道」化身的石磯無懼哪吒殺死夜叉與龍王太子的寶物「乾坤圈」與「混天綾」，而必須由高出哪吒一位階的師父——太乙真人用「九龍神火罩」方可收伏的原因。(135)

陰陽的輾轉變換，一樣也在肉身與魂魄中產生辯證的作用。哪吒雖然是靈珠子寶貝，但在人間是否能起作用，必須依靠身體的存在，而毀滅肉身後魂魄，爲了尋得肉身再起，成了哪吒和父親李靖反目成仇的「表面關鍵」。死生的定義因爲哪吒是「道」的化身而有了模糊點，他並不因爲肉體的死亡而與人間隔絕，甚至能積極的尋找「替代肉身」的可能。這裡凸顯了道教對於「肉身」的重視，沒有了肉身，就連是「道」化身的哪吒都無法替天行道，所以太乙真人趕著在姜子牙成相之前，用蓮花替哪吒做了一個身體。⁵

而陰陽放在父子的關係之上，在哪吒的出生故事中是最被注意的一段。哪吒剔骨析肉蓮花化身後追殺李靖，在故事安排中不斷在木吒、金吒、太乙真人、廣法天尊與燃燈道人的勸收下展現而出。這一場追殺，有一部分充分詮釋了「天下無有不是的父母」的論點(142)，父子關係不可能因「肉體的消逝」而一筆勾消，這樣的一個思想甚至放大到後來必須解決西伯侯與商紂王之間君臣關係如何消解並予取代的問題。的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由家而國，由孝而忠，孝道是國家發展的一切基礎與保障，甚至是文化價值取向的核心，以及各階層個體行爲的重要判斷標準。漢朝以後，孝道除了是公開提倡最力的一部，不少帝王還親自參加了《孝經》的注釋工作，成了儒家經典中歷代皇帝注疏最多的經典，可見統治階級對於孝道的重視。然而「孝」字出於何典，已無從得知，《周易》中也未曾出現「孝」字，但它卻確定了孝道的理論基礎與根本原則。這主要是因爲《易傳》將《易經》各卦先天平等的思想，把乾、坤從時間的先後關係，變成地位上的優越性，以此類推於家庭之中，乾坤代表天地，代表父母，人類必須尊重天地，所以在家庭中應該尊重父母。然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守本分，不得逾越，對統治者來說，提倡盡孝，爲的是後面加以延伸的盡忠。⁶因此，哪吒作爲道的形象化身，孝道思想（重要的是後面的「忠」）根植於《易經》、《易傳》，同是乾坤太極的演化，自然也是哪吒這一形象所要探討表現的議題。

⁵ 奇怪的是哪吒卻能以靈體完成到他金身廟裡祈福消災的百姓心願，甚至明明以魂魄附蓮花得以復活的哪吒，卻在之後的幾次大戰中，不受敵方以收人魂魄爲主的武器所牽制，可見作者在角色的設定上有了相互矛盾的情況。

⁶ 參見譚德貴著：《多維文化視野下的周易：中國易文化傳統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6月），頁353-357。

伊底帕斯情結往往被研究者拿來做為詮釋哪吒殺父的一種解釋，但以伊底帕斯的故事來說，為了反抗太陽神的預言，伊底帕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走上「弑父丞母」的咒詛，這樣的悲劇並未在哪吒的身上發生。哪吒所追殺的「父親」，是「前身」肉體意義上的父親，若沒有精神上的父親太乙真人，哪吒不過是一個無法出生的肉球。肉體固然重要，但沒有魂魄不能稱之為人，所以哪吒追殺李靖，以子弑父的意義上來說，放在中國文化的情境中，固然有對「孝道」問題的探究，但論者認為應該還有另一層面的問題留待下一小節（第三章第二節之第二小節）討論。另外，哪吒對於母親的依戀並不明顯，更沒有和母親有任何形式或肉體上的結合，反倒是哪吒必須借由母親，才能重獲新的肉體，所以應該著眼在母親所具有的肉體生殖能力。⁷

如是，道的陰陽相生相斥又渾然一體，從哪吒的出生開始便一再的演繹：靈珠子所代表的「抽象天道」，必須藉由「具體」的人身來展現，所以透過人間「陰陽」兩性的「父精母血」化成人形，從「出生」的開始便帶著「死亡」的「殺意」，透過成長經歷伴隨使命的完成陰陽辯證，推動舊的政體死亡並建立新的政體，進而擴大促成舊的神體瓦解與重新寫上新的神界譜系，自然、人、神得以進行工程浩大的汰舊換新。《封神演義》的世界架構，從天道而下，有闡教和截教的仙神道者。對平民百姓來說，天命不言，闡教與截教的仙神道者是天道的執行者與知曉者，但以「封神」的整個過程來看，天道又高出闡教與截教，除了操控闡教與截教的仙神道者的命運劫數外，還另將「道」化成神祇，具體「形象化」的在仙神界演示「道」的運行，而這個「不言而喻」的天道具象便是：哪吒。

《封神演義》最終告訴讀者，國家的興衰與其說是著眼於帝王是否勤政愛民，不如說是「天運如此」。小說開章綜說全書的七言詩，不但向讀者預言即將展說的種種，也正式底定整部小說敘述的基調：所謂乾坤朗朗，聖王愛民，唯夏桀無道，故成湯起而代之，卻在世傳三十一代時，斷送於商紂。開場詩與詩後的歷史敘事，以極簡略的文字述說夏桀的暴虐和成湯的網開一面，替天命的歸屬成湯，有再熟悉不過的道德詮釋，但開場詩對於商紂的政績，則花了較多的筆墨形容商紂的暴政與西伯的仁政，不但明確的指現整部小說的重心所在，更為之後的敘述召喚了預期視野。這裡雖然依然將「商紂滅亡，西周代興」的因果納入前代「成湯伐桀」的「暴政必亡」論調中，基

⁷ 吳天明認為人類的「戀母」，是一種「落葉歸根」、「人窮返本」的依戀，是新生兒對於母腹的依戀，是死者對於生的依戀，為原始生民重回母腹祈求再生的信仰。見吳天明著：《中國神話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1月），頁122。

本符合了讀者預期視野，卻在詩後的敘事裡放大紂王由明君轉為昏君的過程並非完全的咎由自取，而是「天命的使然」。這樣以開場詩做定調，卻在隨即的情節填補過程中製造矛盾的斷裂，大大凸顯人對於本身命運與未來操控性的不可自主性，並進一步展演天道運行的「自我完成」，使讀者不得不對天道產生敬畏與服從，故哪吒這一人物設定，不斷在正反兩面的對照中推演鋪陳，扮演詮釋「天道運行」的角色。

其實，《封神演義》這樣的天道矛盾思想並非作者想像，歷史上的殷商以「鬼治」為特點⁸，除了獻祭與賜福的人神利益交換外，殷商時期的上帝鬼神代表一種缺乏道德準則，具有任意衝動特性的統治權威。社會發生偏離正軌的情事時，鬼神意志能對王權產生制約或補足。到了周朝，談到本身取得王權，一定以炫耀天命作為根據，並用天命解釋王朝的興衰，亦即按照天命觀編纂歷史的運動。周代的天表現出明確的道德意志和目的，不再是像商代一樣充滿衝動非理性成分。道德成了目的性的統一價值觀，天命依道德的自然法則轉移，對君王來說能夠感動神靈的不再是獻祭，而是政治上的大治。這樣的發展使得「道德」一詞有著等同「上天」或者「神明」的意思，是一種非人格、抽象的道德倫理規律，而帝王本身是這一規律秩序下的傀儡。即從道德層面來說，人間的道德變成天地間永恆不變的秩序與規律，則神的偉大超自然主觀隨意性，竟反過來必須對人的道德規律負責，變成了一種天的意志與道德法則一致，既肯定天神至高無上權威又否定其權威的矛盾。⁹所以哪吒的故事放在這樣一個商周政教觀念轉變快速的時代，也呈現了哪吒在殷商時期代表天意的非理性衝動殺伐，以及投周後一切以道德為準則的模式。¹⁰也難怪哪吒、姜子牙、文王武王乃至仙神等，在整個《封神演義》中，十足是天道演繹的傀儡。

第二節、哪吒的誕生：作為烏圖騰的象徵

上一小節已論述哪吒出生故事為《封神演義》一書主旨的核心，是作者

⁸ 顧頡剛在《古史辨》裡提到西周以前帝王即教主，不受道德約束，遇到人民的反抗，便把天神先祖抬出來解決一切，屬於「鬼治主義」。西周以後，政治學說建立在「人性」上，認為政治的良好在誠信的感應，所以出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德化故事，道德權威高於政治與宗教而獨立，形成「德治主義」。見顧頡剛著：《古史辨》（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44。

⁹ 參見陳詠明著：《儒學與中國宗教傳統》（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4年1月），頁66-107。

¹⁰ 龔鵬程認為，《封神演義》裡的朝代爭戰，紂王代表原始世界，周朝代表新人文精神所創設的社會，所以整個世界要重新安排，重新封神。因此《封神演義》表現的是原始社會過渡到人文社會的歷程，其推動原理是天命。參見龔鵬程著：《神話與幻想的世界——人文創造與自然秩序》，收錄於氏著《中國小說史論》（台北：台灣學生，2003年8月），頁134-135。

特地用來作為演示道的運行與預示天下情勢走向的「楔子」，以下另就細部情節探討在哪吒故事中，藉由原始神話的寫入滋生，對於哪吒故事情節安排的必要，並底定哪吒蓮花化身的必然，以形成「道」正反、陰陽辯證的圓融狀態。首先，先看看《封神演義》中哪吒出生的描述：

話說陳塘關有一總兵官，姓李，名靖，自幼訪道修真，拜西崑崙度厄真人為師，學成五行遁術；因仙道難成，故遣下山輔佐紂王，官居總兵，享受人間之富貴。元配殷氏，生有二子：長曰金吒，次曰木吒。殷夫人後又懷孕在身，已及三年零六個月，尚不生產。李靖時常心下憂疑。一日，指夫人之腹言曰：「懷孕三載有餘，尚不降生，非妖即怪。」夫人亦煩惱曰：「此孕定非吉兆，教我日夜憂心。」李靖聽說，心下甚是不樂。當晚夜至三更，夫人睡得正濃，夢見一道人，頭挽雙髻，身著道服，逕進香房。夫人叱曰：「這道人甚不知禮。此乃內室，如何逕進，著實可惡。」道人曰：「夫人快接麟兒。」夫人未及答，只見道人將一物往夫人懷中一送，夫人猛然驚醒，駭出一身冷汗。忙喚醒李總兵曰：「適纔夢中……。」如此如此說了一遍。言未畢時，殷夫人已覺腹中疼痛。靖急起來至前廳坐下，暗想：「懷身三年零六個月，今夜如此，莫非降生？凶吉尚未可知。」正思慮間，只見兩個侍兒，慌忙前來：「啟老爺：夫人生下一個妖精來了。」李靖聽說，急忙來至香房，手執寶劍。只見房裏一團紅氣，滿屋異香。有一肉毬，滴溜溜圓轉如輪。李靖大驚，望肉毬上一劍砍去，劃然有聲。分開肉毬，跳出一個小孩兒來，滿地紅光，面如傅粉，右手套一金鐲，肚腹上圍著一塊紅綾，金光射目。這位神聖下世，出在陳塘關，乃姜子牙先行官是也，靈珠子化身。金鐲是乾坤圈，紅綾名曰混天綾。此物乃是乾元山鎮金光洞之寶，表過不題。只見李靖砍開肉毬，見一孩兒滿地上跑。李靖駭異，上前一把抱將起來，分明是個好孩子，又不忍作為妖怪壞他性命，乃遞與夫人看，彼此恩愛不捨，各各憂喜。卻說次日，有許多屬官俱來賀喜。李靖剛發放完畢，中軍官來稟：「啟老爺：外面有一道人求見。」李靖原是道門，怎敢忘本？忙道：「請來。」軍政官急請道人。道人逕上大廳，朝對李靖曰：「將軍，貧道稽首了。」李靖忙答禮畢，尊道人上坐。道人不謙，便就坐下。李靖曰：「老師何處名山？甚麼洞府？今到此處，有何見諭？」道人曰：「貧道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是也。聞得將軍生了公子，特來賀喜。借令公子一看，不知尊意如何？」李靖聞道人之言，隨喚侍兒抱將出來。侍兒將公子抱將出來。道人接在手，看了一看，問曰：「此子落在那個時辰？」李靖答曰：「生在丑時。」道人曰：「不好。」李靖問曰：「此

子莫非養不得麼？」道人曰：「非也。此子生于丑時，正犯一千七百殺戒。」又問：「此子可曾起名否？」李靖答曰：「不曾。」道人曰：「待貧道與他起個名，就與貧道做個徒弟，何如？」李靖答曰：「願拜道長為師。」道人曰：「將軍有幾位公子？」李靖答曰：「不才有三子：長曰金吒，拜五龍山雲霄洞文殊廣法天尊為師；次曰木吒，拜九宮山白鶴洞普賢真人為師。老師既要此子為門下，但憑起一名諱，便拜道長為師。」道人曰：「此子第三，取名叫做『哪吒』。」(118-119)

後來哪吒誤殺夜叉及龍王太子，引箭誤射石磯娘娘的徒弟，導致石磯興師問罪、龍王叩城索命的情節。最後，師父太乙真人助解石磯追殺之難，龍王太子之命則由哪吒以割肉剜骨的方式償還，並在幾經波折後，哪吒才借由太乙真人作法，借荷花復生。

依據元本增刊的《繪圖本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清·葉德輝在刊刻序中提到，《重刊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即元版《畫像搜神廣記》的異名，以之為據的明刊本除了增入洪武以下的封號及附上神廟楹聯外，於聖宋皇元字的抬寫多仍其舊，所以雖為明人重刻，仍可推見元本狀態。若葉德輝所敘無誤，目前所見依據清宣統元年長沙葉德輝麗慶叢書本影印的《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保留了元至明時民間眾神的出生傳說概要。那麼根據葉序的說法，該書眾神出生傳記除洪武以後的記載以外，其餘都是元本原狀。¹¹關於這樣的說法許多據此研究的學者都採信¹²，然而徐信義卻認為明本的《搜神大全》雖是依據《搜神廣記》增補而成，但應是指自「紫姑神」條以上來說，而「哪

¹¹ 王秋桂資料提供，據清宣統元年長沙葉德輝麗慶叢書影印本之《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附搜神記》(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10月)，頁3-4。

¹² 以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暨新營太子宮管理委員會主編：《第一屆哪吒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清代學術研究中心，2003年3月)的論文集來說，哪吒故事的源流只要提到《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除了徐信義、李豐楙外，都認定現所見之《搜神大全》即為元版的《搜神廣記》。根據陳曉怡的說法，「《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是明代通行的搜神類書」，此書根據元版《新編連相搜神廣記》增益而成，大約是明代中葉就已經出現的類書。書中關於哪吒的記載未見於元版《新編連相搜神廣記》，陳曉怡以為這至少證明這一部份是明中葉以後，民間已經盛行相當完整的哪吒故事。同書卷五〈靈官馬元帥〉條，與余象斗《南遊記》裡的華光，應該是同神而有不同的異稱，最特別的部份是，這一個靈官馬元帥(或是華光)，出生故事和哪吒十分類似，甚至連語氣都如出一轍，「很可能是華光故事影響了哪吒故事的發展。」參見陳曉怡著：《哪吒人物及故事之研究》(台中：私立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頁84-89。不過，李獻章在〈以《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與《天妃娘娘傳》為中心來考察媽祖傳說〉一文中，質疑葉德輝的序說所得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即是元版的《畫像搜神廣記》，似乎過於武斷。見氏著：〈以《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與《天妃娘娘傳》為中心來考察媽祖傳說〉，收錄於王秋桂資料提供，據清宣統元年長沙葉德輝麗慶叢書影印本之《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附搜神記》(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10月)，頁5。

吒太子」屬於新增補的材料¹³；李豐楙則認為《封神演義》大大改寫《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和《西遊記》等材料，但如同二階堂·善弘的說法，七卷本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收有「哪吒太子」，卷五有「靈官馬元帥」傳，這些傳記的撰成雖然未必採行當時通行民間的《西遊記》或《封神演義》的說法，卻也多少受到啓發，其成立的時間應該在明中葉至晚明。¹⁴總之，無論現見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到底從哪些地方有所增補，至少它保留了由元到明民間仙佛信仰的資料。那麼這一本書中兩位神祇的出生便須特別注意，第一位是「靈官馬元帥」：

詳老師之始終，凡三顯聖焉。原是至妙吉祥化身，如來以其滅焦火鬼墳有傷於慈也，而降之凡。遂以五團火光投胎於馬氏金母，面露三眼，因諱三眼靈光。生下三日能戰，斬東海龍王以除水孽，繼以盜紫微大帝金鎗而寄靈於火魔王公主為兒，手書左靈右耀，復名「靈耀」，而受業於太惠盡慈妙樂天尊。訓以天書，凡風雷龍蛇域鬼安民之術，靡取不精，乃授以金磚三角，變化無邊，遂奉玉帝敕，以服風火之神而風輪火輪之使；收百加聖母而五百火鴉為之用；降烏龍大王而羽之翼；斬楊子江龍而福于民，歷艱險至忠也。……帥火燒南天關，遍敗天將，下走龍宮中戰離婁師曠……仍笞金龍以洩其憤，至不得已又化為一包胎而五昆玉二婉蘭共產於鬼子母之遺體。又以母故而入地獄，走海藏，步靈台，過艷都，入鬼洞，戰哪吒，竊僊桃，敵齊天大聖。釋佛為之解和，至孝也。……。¹⁵

靈官馬元帥的故事後來為《南遊記》加長衍述，成為「華光大帝」的出生傳。¹⁶以《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裡的簡述來看，靈耀以五團火光投胎、生下三日

¹³ 參見徐信義著：〈論《鎖魔鏡》與《哪吒三變》雜劇〉，收錄於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暨新營太子宮管理委員會主編：《第一屆哪吒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清代學術研究中心，2003年3月），頁375，頁下註8。

¹⁴ 參見李豐楙著：〈五營信仰與中壇元帥——其原始及衍變〉，收錄於國立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暨新營太子宮管理委員會主編：《第一屆哪吒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清代學術研究中心，2003年3月），頁571、576。

¹⁵ 王秋桂資料提供，據清宣統元年長沙葉德輝麗慶叢書影印本之《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附搜神記》（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10月），頁219-221。

¹⁶ 和李哪吒、孫悟空有著相似出生的靈官馬元帥（或華光），在傳記中也是一個小兒少年。馬元帥與華光在民間被混同，黃兆漢認為《南遊記》裡的華光受《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裡的「靈官馬元帥」影響，是余象斗借用了馬元帥的故事。而余象斗又把五顯靈官和華光大帝結合，所以民間就將華光、靈官馬元帥和五顯靈官結合了。見黃兆漢著：〈粵劇戲神華光是何方神聖〉，收錄於氏著《中國神仙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1年11月），頁49-62。根據研究，華光的傳說早就流行於元明兩代，問題是，《南遊記》和《封神演義》成書先後無法定論，所以無法判定是誰影響誰。（像中野美代子認為是《南遊記》裡的華光吸收了《封神演義》李哪吒的故事，把《封神演義》的成書看成早於《南遊記》。見中

能戰、斬東海龍王除水孽、盜金鎗寄靈出生、手書左靈右耀、有變化無邊的金磚三角、使風輪火輪、走戰龍宮笞金龍、化一包胎而五昆玉二婉蘭共產於鬼子母之遺體，都和《封神演義》、《西遊記》¹⁷裡的哪吒出生頗為雷同。而另一位值得注意的神祇則是「太歲殷元帥」：

帥者，紂王之子也，母皇后姜氏。一日，后遊宮園見地巨人足跡，后以足踐之而孕，降生帥也。肉毬包裸，……王命棄之狹巷，牛馬見而不敢踐其體。王又命投之于郊，烏鴉蔽日，白鹿供乳。適金鼎化身申真人經過，……，真人近而視之，乃一肉毬，曰：「此仙胎也。」將劍剖毬得一嬰兒，即抱歸水濂洞，求乳母賀仙姑哺而育之，法名「唵叮呶」，正名「唵哪吒」，又緣其棄郊之故而乳名「殷郊」。……。¹⁸

這裡的殷元帥出生為肉球、被金鼎化身申真人一劍剖開、正名「唵哪吒」，也和《封神演義》的李哪吒相似。¹⁹然而殷郊亦出現在《封神演義》中，卻無這一段傳奇的出生。

至於《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第七卷〈哪吒太子〉的內容則是：

哪吒本是玉皇駕下大羅仙，身長六丈，首帶金輪，三頭九眼八臂，口吐青雲，足踏磐石，手持法律，大噉一聲，雲降雨從，乾坤爍動。因

野美代子著，劉俊民、王秀文譯：《西遊記的秘密：道教與煉丹術的象徵性》，收錄於《西遊記的秘密（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12月），頁222-224。黃兆漢則認為《南遊記》成書較吳承恩《西遊記》稍早，他的依據是根據柳存仁的說法，而將《南遊記》定在明代隆慶年間（1567-1572）或稍前成書，但他在註六中說余象斗主要活動於萬曆至崇禎年間（1573-1644），兩者之間沒有交集。而且依據柳存仁的說法來立論，《封神演義》成書早於《西遊記》，還影響《四遊記》的內容。見黃兆漢著：〈粵劇戲神華光是何方神聖〉，收錄於《中國神仙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1年11月），頁50-51。柳存仁認為《封神演義》影響《四遊記》的說法，見柳存仁著：〈毗沙門天王父子與中國小說之關係〉，收錄於氏著：《和風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頁1052-1053。陳大康論及此問題，就因《南遊記》、《封神演義》本身成書刊刻與作者問題，而擱置這個問題，只說明《南遊記》裡華光故事的梗概。見陳大康著：《明代小說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10月），頁418-420、775。其實《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靈官馬元帥的出生的確有許多地方和《封神演義》裡的哪吒相同，應該是哪吒故事受華光故事的影響，這樣的影響在宋元民間信仰中常常發生。

¹⁷ 見《西遊記》第八十三回。哪吒出生時，左掌有個「哪」字，右掌有個「吒」字，三朝兒就下海淨身闖禍，捉住蛟龍要抽筋為繯子。（1006）

¹⁸ 王秋桂資料提供，據清宣統元年長沙葉德輝麗慶叢書影印本之《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附搜神記》（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10月），頁234-236。

¹⁹ 二階堂·善弘認為哪吒、華光、殷元帥、二郎神、田都元帥、炳靈公在神明形象的故事中也有許多共通的部分，而目前所見資料有限，無法判定故事成立的先後。見二階堂·善弘著：〈哪吒太子考〉，收錄於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主編：《1996年佛學研究論文集1：當代台灣的社會與宗教》（台北：佛光出版社，1996年8月），頁309。

世界多魔王，玉帝命降凡，以故托胎於托塔天王李靖。母素知夫人生下長子軍吒，次木吒，帥三胎哪吒。生五日，化身浴於東海，腳踏水晶殿，翻身上寶塔宮。龍王以踏殿故，怒而索戰，帥時七日，即能戰，殺九龍。老龍無奈何而哀帝，帥知之，截戰於天門之下，而龍死焉。不意時上帝壇，手搭如來弓箭，射死石記娘娘之子，而石記興兵。帥取父壇降魔杵西戰而戮之。父以石記為諸魔之領袖，怒其殺之以惹諸魔之兵也，帥遂割肉刻骨還父，而抱真靈求全於世尊之側；世尊亦以其能降魔故，遂折荷菱為骨，藕為肉，絲為筋，葉為衣而生之；授以法輪密旨，親授木長子三字，遂能大能小，透河入海，移星轉斗。²⁰

這裡的記載未見太乙仙人持靈珠子丟擲入腹，母親感孕的情節，更未見《封神演義》中哪吒殺父的橋段，僅只是將殺龍、殺石記加入哪吒出生故事中，作為哪吒後來之所以割骨剜肉的前因。這時的哪吒之父已經是托塔天王李靖，但李靖父子所在的歷史年代為何，則沒有任何的線索（或許會因「李靖」這一號人物，而被自然的認為是唐朝）。「哪吒太子出生」傳說，被《封神演義》作者加以運用，打破一般對於李靖是唐朝大將的印象，直接植入商紂故事中，並始料未及的成為最膾炙人口的故事情節，不能說這樣的安排沒有經過作者的巧思設計。那麼這樣一個特別的設計安插，除了看準哪吒與李靖在民間的高接受度及貼近庶民思想之外，是否還另有所指呢？

商朝始祖的出生，《詩·商頌·玄鳥》有這樣的記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鄭箋：「降，下也。天使貳下而生商者，謂貳遺卵，媿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²¹可見，商朝始祖的出生神話說明了商朝是以鳥為圖騰的一族。玄鳥在這裡指的是類似燕子的神鳥，在商器「玄鳥婦」壺上，銘文由「玄鳥婦」三字組合而成，玄字做「8」字形，象徵展翅飛翔嘴裡銜「玄」的神鳥，帶來孕育生命的「卵」。鳥在象徵的意義上本身就有生殖的意思，在性徵的意義上，可以為男性或女性，而以《詩·商頌·玄鳥》來說，玄鳥所代表的性徵，相對於媿氏之女簡狄，則為「男性」的象徵。而從《呂氏春秋·音初篇》：「有媿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謐謐。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²²《楚辭·天問》：「簡狄在臺，譽何宜？」

²⁰ 王秋桂資料提供，據清宣統元年長沙葉德輝麗慶叢書影印本之《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附搜神記》（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10月），頁329-331。

²¹ 清·阮元用文選樓藏本校刊，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詩經》（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8年1月），頁793。

²² 呂不韋著，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台北：華正書局，1988年8月），頁335。

玄鳥致貽？玄鳥致貽，女何喜？」²³《楚辭·九章·思美人》：「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貽。」²⁴則可以看到遺卵感生的神話，神鳥多半進入秘密居室或樓台完成交媾、賜孕或感生，這樣的記載則暗示整個過程實是進行秘密的高禱儀式。²⁵司馬遷更將這樣一個說法以史的方式呈現，成為殷商帝王政治的天命依據。²⁶

從哪吒在《封神演義》的神秘降生來看，李靖的妻子殷氏懷孕三年零六個月卻未見動靜，突然有一天在夢中遇見闖入「香房」的太乙真人往她肚子丟入靈珠子一顆才夢醒臨盆，整個情節猶如商朝始祖降生故事的再現，而《封神演義》第一回有：「初，帝嚳次妃簡狄祈于高禱，有玄鳥之祥，遂生契」的說法（2），更可印證哪吒出生的情節受商朝始祖降生故事的影響。由太乙真人親送靈珠子下凡，除了太乙真人在形象上本來就和陰陽兩極的道有極深的關聯，更因為「太」「乙」在字面上有「太極／太陽」和「乙」（馵鳥／日中之乙，即玄鳥，道家「玄」與「道」是有所連結性的²⁷）的多重含涉，使得這個角色在設定上非太乙真人不可。而「夢」和殷氏的「香房」都暗指著神秘而封閉的祕密空間，所以哪吒的出生可以看成是賜孕感生的典型。²⁸

在《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哪吒的母親、托塔天王的妻子是「素知夫人」，而非「殷氏」。《封神演義》作者將哪吒之母記為「殷氏」，應該是「有意為之」。對哪吒來說，母親為「殷氏」而非他者²⁹，即以「殷」字來表明哪

²³ 洪興祖著：《楚辭補注》（台北：藝文出版社，1977年9月），頁178。

²⁴ 洪興祖著：《楚辭補注》（台北：藝文出版社，1977年9月），頁243。

²⁵ 商周秦漢時代的最高生育神是「高禱」，祂的化身是一隻玄鳥（燕子）。仲春時，第一批燕子北返，天子親臨神廟祭祀高禱，王后也率妃嬪前來侍祠。經過幾天的祭祀，求子活動進入結束前的高潮，天子所幸之妃嬪一一走到高禱之前，接過弓箭，並將弓套束在身上。最後，天子和相關官員向妃嬪行禮致敬，祝福妃嬪在弓箭的感召下為國增產。見胡新生著：《中國古代巫術》（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頁428。有關玄鳥感生的神話研究不少，正文節引整理自蕭冰著：《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射手英雄篇》（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7月）一書。

²⁶ 《史記·殷本紀第三》：「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見瀧川龜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年7月），頁49。

²⁷ 《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見老子著：《老子》（台北：錦繡出版社，1993年），頁32。

²⁸ 有關感生異貌及圖騰崇拜還可參見吳光正著：《中國古代小說的原型與母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10月），頁314-334。

²⁹ 二階堂·善弘就注意到《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裡的殷元帥（商紂太子殷郊）肉球降生影響《封神演義》裡的哪吒出生。見二階堂·善弘著：〈哪吒太子考〉，收錄於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主編：《1996年佛學研究論文集1：當代台灣的社會與宗教》（台北：佛光出版社，1996年8月），頁309。由二階堂·善弘的說法來看，殷郊太子的肉球降生故事被《封神演義》作者特意的接植在哪吒出生之上，所以替代「素知夫人」生出哪吒的，非「殷氏」

吒和「殷商」的特殊關係（母子／君臣），而肉身父親的李靖則是另一個特殊過渡的角色安排。另根據《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的記載，降生為肉毬的是殷郊，而殷郊在《封神演義》裡卻不見降生故事，肉毬反成了哪吒降生時的狀態，再結合將哪吒之母設定為「殷氏」，可見作者特意的安排。

哪吒之父李靖雖身為陳塘關守將，卻是天命早先下在殷商的一著「反棋」，他的作用在於當西周攻商時做為強而有力的內應。我們會在《封神演義》後面的章節裡發現，李靖同樣身為商紂的忠臣卻無黃飛虎妻死子散的「逼反」傷痛而能直接臨陣倒戈，並成為輔周大將之一，可見李靖身分的雙重作用。那麼以李靖作為哪吒的「肉身父親」，便預示哪吒由殷轉周的變換，而且頗具說服力。

其實，作為哪吒的真正父親，應該是天命，應該是太乙真人³⁰，而肉身來自李靖，並以「子承父志」的血緣殊性作為轉換身分的另一可能。所以我們看到接下來的故事情節安排，剛出生的哪吒是一紅通的肉球，必須經過李靖的劍，哪吒才現出「人形」。這部分的情節亦被安排在「香房」中，之前已經提及「香房」做為秘密空間對於遺卵降生的必要性，這裡李靖的劍象徵男子的生殖器，而肉球則為卵子，李靖的揮劍便是擬性交的儀式行為，作一個從天道承繼父親地位的動作，宣示自己成為哪吒「父親」的合法性。³¹

第三節、哪吒的重生：作為龍圖騰的象徵

剛出生的哪吒滿地亂爬，身上已帶有乾坤圈與混天綾，前面已經論及「乾坤」圈與「混天」綾，象徵天道相生相斥的運行，而從七呎長綾的形象上，又不禁讓人想起「長綾與蛇」在中國文化中常被拿來相互類比。如是我們看到哪吒第一次鬧事的九灣河，正是因混天綾在河中漂動所致。混天綾能攪得水晶宮天搖地動、波濤洶湧，可見混天綾本身具有操控「水」的神能，那麼混天綾在形象上便和「龍／蛇」脫不了關係。當然乾坤圈和混天綾都是道的另一種武器化身，以道和水的關聯來說，乾坤圈和混天綾都有撼動水域的能力，但裹於哪吒之腹的混天綾，伴隨哪吒的出生，「龍／蛇」的意含便更為突

莫屬。

³⁰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裡「太歲殷元帥」生為肉毬，被紂王棄於野，其真正的出生是由申真人的一劍剖化，並為他找了乳母賀仙姑哺養，也呈現了「代父母」的情節，這和哪吒的師父太乙真人、肉身父親李靖對照來看，可做為參證。

³¹ 李靖父子的角色在作者的安排下十分強調肉身的必要，其實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和哪吒原為佛教人物。佛教對於肉身並不重視，但就連故事中蓮花化身的哪吒，也和父親、兄長們一樣「肉身成聖」，足見「肉身」的安排有其特殊性。

出明顯。³²

也就是說，哪吒以「鳥圖騰」降生的同時，已有著「龍圖騰」的隱含。（正如同哪吒本身即代表道的陰陽，甚至正邪力量的辯證）哪吒的「雙重圖騰性」也可從李靖身上看出端倪：李靖在《封神演義》裡被封為托塔天王，根據柳存仁的研究，原本屬佛教的托塔天王本只下轄夜叉，未有龍王，但在民間卻將其和廣目天搞混，使得龍王和夜叉成了托塔天王的麾下，甚至在《李衛公別傳》裡出現：「靖微時，常山行民家寄宿。夜將半，一婦人持水瓶授之曰：『天命行雨……』」的故事。這樣的「謬誤」反映在《封神演義》的情節裡，使得哪吒有降服夜叉、龍王及龍王三太子的橋段。所以從神話的角度來說，若降服某物，自然征服者也具有某物的力量與身分的話（如李冰治水，李冰也成了水神），再加上托塔天王下轄龍王，則由李靖而下的哪吒，自然也有了「龍」的能力和身分。另外以敘事學的「語境連貫性」來看，太乙真人為哪吒命名時，問了哪吒父親哪吒其他兄長的名字，從「金吒」、「木吒」而下，以「吒」為家族排行共用字，「五行」的順序到了第三子，哪吒應該取名為「水吒」才對，為何會變成「哪吒」？我們看到太乙真人在聽了李靖介紹金吒、木吒之後，還一副理所當然的說：「此子第三，取名叫做『哪吒』。」（120）這種怪異的突兀安排，不禁令人錯愕。作者根本可以避開這樣一個不協調的命名過程，為何卻仍故意的將情節設定成太乙真人發問，李靖回話後立即命名？可見作者有意提醒讀者，雖然必須以真有的神祇「哪吒」作為此段情節的主角，但這個角色在設定之初，作者是加入「水」這一強大元素的，因為哪吒必須具有操控「水」的能力，也就是具有「龍」的能力。

另外從周朝先祖的出生神話來看，《史記·周本紀》記載：「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³³以及《詩·大雅·生民》：「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誕實訇訇。克岐克嶷，以就口食。」³⁴可知周祖棄之母有「履跡生子」，和棄被「三棄三收」的說法。蕭兵認為許多資料顯示姜原所履的「巨人跡」，是為「龍跡」，而且黃帝一族雖是「有熊氏」，但族團多圖騰中以「龍蛇」為主，況且許多證

³² 龍／蛇形象是「生命」與「死亡」的形象，女媧和伏羲的蛇身交尾便是極為有名的例子。

³³ 見瀧川龜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年7月），頁58。

³⁴ 清·阮元用文選樓藏本校刊，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詩經》（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8年1月），頁591-592。

據指向「巨人跡」實為「恐龍跡」。³⁵哪吒出生雖未有履跡的情節，但從哪吒從肉球中「跳」出，一出生就「滿地上跑」(119)，可見其與「足」的關係密切。另陳建憲認為哪吒出生時為一怪胎肉球並被李靖切開，是棄子神話的一種。³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哪吒在蓮花化身前以行宮金身在翠屏山享祀，更像變相的被「棄於平林」。³⁷再回到《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的「太歲殷元帥」來看，殷元帥的母親為姜氏，履跡感孕而生的傳說屬於周始祖后稷棄，這裡卻植成紂王之子殷郊，和《封神演義》裡的哪吒相對照來看，哪吒在《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裡並未有肉毬降生、感生傳說，但在《封神演義》裡反被安排為太乙真人擲靈珠子，殷氏受孕生而為肉毬，父李靖一劍破毬，跳出一個滿地爬孩子的情節，更可見《封神演義》作者在哪吒故事情節上的特意加工是另有所指。

鳥與蛇 / 龍的大戰，是神話中常見的情形³⁸，以哪吒的身分來說，他的天命是輔周抗商，但他卻降生在殷商守關大將的家中，如何由「鳥圖騰」的殷商出生，轉為替「龍圖騰」的西周效力，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問題。回到故事接下來的情節：哪吒第二次闖禍是射出了軒轅皇帝的震天箭。軒轅皇帝指的便是「黃帝」。黃帝本身是以龍蛇為圖騰的一族，《山海經·大荒北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可見黃帝擅長於水戰。而在與蚩尤大戰之前，黃帝一族與興起於陝西西部偏南姜水一帶的炎帝之族有過激烈的爭戰。《國語·晉語》：「昔少典娶于有嬌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³⁹《史記·五帝本紀》：「炎帝欲侵陵諸侯，諸

³⁵ 參見蕭兵著：《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棄子英雄篇》(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7月)，頁30。

³⁶ 見陳建憲著：《神祇與英雄：中國古代神話的母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12月)，頁182。

³⁷ 從神話的角度解釋英雄遭棄的普世現象，原因多圍繞「不肖父 / 孩子父親的身分受到懷疑」、「怪胎」以及「圖騰身分認同」等等來談。哪吒的再生，肉身及身分將轉以「龍蛇」為圖騰的印記，所以以李靖的身分來說，對哪吒產生一種「拒斥」。古人為何棄子的原因，見蕭兵著：《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棄子英雄篇》(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7月)，頁52-124。

³⁸ 《莊子》中提及鯤化鵬的故事在神話學家的眼中即是龍化鵬。由於鯤指的是鯨，而鯨又被古人稱為「龍」。(如龍涎香，即為抹香鯨的特殊分泌物。《山海經·大荒西經》裡也記載蛇化為魚，是為魚婦的現象)鯨形的海神禺彊常常變成人面鳥身，而且兼風神，所以鯢魚(龍)與大鵬鳥能互相轉化。另一種說法是，先民常見大鳥與蛇虺(甚至海蛇、海鱘)纏鬥的畫面，所以有「羽蛇」崇拜與圖騰的出現，所以鳥與蛇的相爭不是彼此的吞噬(如龍鳳)便是衍生出另一「神物」。見蕭兵著：《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射手英雄故事》(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7月)，頁189-241。

³⁹ 左丘明著，韋昭注：《國語》(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3年9月)，卷第十晉語四，頁8。

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鎮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⁴⁰可見，起於姬水的黃帝實是「叛神」，因為炎帝的無道，所以興兵起義，融合二族的力量，成為周的始祖。因此唯獨哪吒才拉得開軒轅黃帝的「乾坤弓」與「震天箭」，更證明哪吒具有「龍蛇」的身分，預示哪吒將以「叛神」之姿「撥亂反正」，並進一步「逐鹿中原」，輔周代商。不過此時哪吒是以鳥圖騰的殷商身分出現，所以龍的力量尚屬潛在，以致於和石磯娘娘的拼鬥中屈居下位。

前已論證石磯娘娘是相對於「道」化身的哪吒的「異化」、「怪化」、「陰化」與「邪化」，照理同為道（或太極／太陽）化身的兩者在力量上應該不相上下，為何情節仍安排哪吒不敵石磯呢？這點便要從天道設定「龍」將取「鳥」而代之來看。石磯頭戴魚尾金冠，使的武器又為「八卦雲光帕／龍鬚帕」，可知身為截教的石磯，本身卻和「龍蛇」有密切的關聯。這也是為什麼石磯最後是被天道的上層執行代理「太乙真人」以「九龍神火罩」收伏的原因。天道要以「龍代鳥」，哪吒以鳥圖騰為主的身分，自然無法戰勝石磯，而且尚須考慮藉有敗有勝的狀態來維持陰陽辯證的平衡。另外從哪吒鬧海、惹來石磯的殺機這兩個情節也可證明上面的說法：「射日」、「治水」神話是后羿最為人知曉的故事，而后羿是以鳥為圖騰的商朝始祖之一。哪吒戰勝龍王一族、朝「西南」射出震天箭，殺死的是石磯娘娘的「碧雲童子」，甚至還打傷「彩雲童子」，石磯娘娘本身乘青鸞更是「金霞蕩蕩，彩霧緋緋」（131），可見設定安排上與治水、射日神話的關聯，所以哪吒此時鳥圖騰的身分無可置疑。

太乙真人收伏石磯之後，哪吒面臨的是龍王討債的問題：

且說哪吒飛奔陳塘關來，只見帥府前人聲擾攘。眾家將見公子來了，忙報李靖曰：「公子回來了。」四海龍王敖光、敖順、敖明、敖吉正看間，只見哪吒厲聲叫曰：「『一人行事一人當』，我打死敖丙、李艮，我當償命，豈有子連累父母之理！」乃對敖光曰：「我一身非輕，乃靈珠子是也。奉玉虛符命，應運下世。我今日剖腹剜腸剔骨肉，還于父母，不累雙親。你們意下如何？如若不肯，我同你齊到靈霄殿見天王，我自有話說。」敖光聽見此言：「也罷，你既如此救你父母，也有孝名。」四海龍王便放了李靖夫婦。哪吒便右手提劍，先去一背膊，後自剖其腹，剜腸剔骨，散了七魄三魂，一命歸泉。四龍王據哪吒之言回旨不表。殷夫人將哪吒尸骸，用棺木盛了埋葬不表。（136）

⁴⁰ 見瀧川龜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年7月），頁20。

哪吒經太乙真人的指示，上演驚天動地的剝骨析肉。剝骨析肉的情節安排固然受佛經影響，但從整個故事脈絡來看，更有轉換身分的重要關鍵。肉身屬於鳥圖騰商朝的哪吒，在「龍王」的催逼索命下，親自手刃肉身，轉化儀式是在「龍圖騰」所崇拜的「四海龍王敖光、敖順、敖明、敖吉」「凝視」下進行（136），象徵意味十分濃厚。以殺掉「龍王三太子」之手，毀掉屬於李靖三子（哪吒三太子）之身，以血換血，以骨、肉還父母／歸還鳥圖騰全然屬性⁴¹，死狀差可比擬當初抽取龍王三太子的龍筋，哪吒三太子至此置換了「龍王三太子」，完成一命「抵」一命的儀式，並且得到四龍王的認同，進而放了李靖夫婦一條生路。⁴²換句話說，通過此一儀式哪吒的身分過渡（哪吒正式承接龍蛇生命）與轉化（由鳥圖騰轉成龍圖騰）成功，並得到圖騰龍神的認可。

得到龍神的認可，哪吒在精神的部分轉成以龍圖騰為主的狀態，卻失去了肉身的依據。接下來的哪吒為了得到肉身，順著太乙真人的指示，到「前身」的原出——母親殷氏的夢裡求救。殷氏這個女性所象徵的生殖力量，是肉體孕育的主要子宮，太乙真人的指示象徵殷商與西周的關係本是「母（父）子」／「君臣」，所以轉成龍圖騰的哪吒，仍可以藉由「殷氏」命人所塑的「金身」，獲得新的肉體。由於不被父親李靖「認同」，殷氏當初孕育哪吒肉體的子宮，如今轉成殷氏命心腹偷蓋的「哪吒行宮」，而殷氏命人泥塑的金身（嬰兒），放進行宮（子宮）內孕育（接受民眾香火三載），就等肉身長成得以「臨盆」：⁴³

哪吒在翠屏山顯聖，四方遠近居民，俱來進香，紛紛如蟻，日盛一日。祈福禳災，無不感應。不覺烏飛兔走，似箭光陰，半載有餘。且說李靖因東伯侯姜文煥為父報仇，調四十萬人馬，在遊魂關與竇融大戰，

⁴¹ 哪吒必須通過割肉剝骨的死亡才能重現蓮花化身，以死亡來結束原有生命的俗性時間，透過再生回歸到原來的神話生命（聖性時間），完成更新。王孝廉著：《中國的神話世界》（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7年6月），頁579。

⁴² 英雄征服大蛇（龍），是透過對龍蛇水神的殺伐而取得再生，洪水與龍蛇水神象徵破壞、斷絕與死亡，人類必須通過死亡以取得再生，如同宇宙必須經過破壞才能復生一樣。王孝廉著：《中國的神話世界》（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7年6月），頁582。

⁴³ 樊聖認爲，哪吒託夢殷氏建造「行宮」，象徵女性的性器；而百姓上山燒香膜拜的上山行爲，象徵性交。至於之所以李靖會用象徵成年威風的「六陳鞭」打破哪吒金身，是因為李靖無法忍受哪吒這種「烝母」行爲的暗示。見樊聖著：〈伊底帕斯與哪吒〉，《台灣醫界》36卷第12期，頁57-61。筆者以爲，與其說群眾上山膜拜象徵性交，李靖在野馬嶺操練雄兵（野馬、雄兵），回兵來到「翠屏山」（生殖象徵），獨自「縱馬上山」（騎馬、山林），致使朝山的男女閃避，李靖逕入哪吒行宮（女性子宮）揮「鞭」（男子性器），更符合佛洛依德「性交」象徵的說法。

竇融不能取勝。李靖在野馬嶺操演三軍，緊守關隘。一日回兵往翠屏山過，李靖在馬上看見往往來來，扶老攜幼，進香男女，紛紛似蟻，人煙湊積。李靖在馬上問曰：「這山乃翠屏山，為何男女紛紛，絡繹不絕？」軍政官對曰：「半年前，有一神道在此感應顯聖，千請千靈，萬請萬應，祈福福至，禳患患除，故此驚動四方男女進香。」李靖聽罷，想起來，問中軍官：「此神何姓何名？」中軍官曰：「是哪吒行宮。」李靖大怒，傳令安營，「待我上山去看來。」李靖縱馬上山，男女閃開。李靖逕至廟前，只見廟門高懸一扁，書「哪吒行宮」四字。進得廟來，見哪吒形相如生，左右站立鬼判。李靖指而罵曰：「畜生！你生前擾害父母，死後愚弄百姓！」罵罷，提六陳鞭，一鞭把哪吒金身打的粉碎。李靖怒發，復一腳踏倒鬼判。傳令放火，燒了廟宇。吩咐進香萬民曰：「此非神也，不許進香。」嚇得眾人忙忙下山。李靖上馬，怒氣不息。（139）

眼看重新獲得肉身的願望就要實現，卻被仍身為鳥圖騰的父親——李靖以「六陳鞭」破壞了金身與行宮。為什麼會是這樣的結果？其實，此次兵臨翠屏山，李靖正因為父報仇的東伯侯姜文煥大亂遊魂關而緊守關隘。（139）這個為殷商緊守關隘的特殊身分，使得李靖此時為完整的「鳥圖騰」化身，這樣的身分若再和殷氏所造的哪吒金身相合，哪吒的新肉身仍是無法轉化成「龍圖騰」的狀態，所以李靖的放鞭表面雖和之前以劍斬肉的心態一樣有「除怪」的意思，卻不似之前「創生」了哪吒，反而成了真正的「毀滅」，因為哪吒的新身份不可能得到目前代表「鳥圖騰」的父親認可。

第四節、政權的移轉：烏龍圖騰的征戰

李靖所代表的殷商身分，是為了阻擋之前商紂不君，亂殺諸侯大臣，導致東伯侯姜文煥為父報仇的入侵禍亂。君臣關係的混亂、「子為父報仇」，由上而下轉以「父子關係」的表面情節呈現。紂王誅殺大臣（君先對臣不義），毀哪吒金身於翠屏山（父對子不慈），實是王朝對於可能威脅王朝命脈的新興勢力的宣戰，展開的叩問則是君臣關係是否可能被扭轉、消解？當君不君，父不父，作為臣、子的該如何自處？李靖這「六陳鞭」，「陳」可解為「陣」，更可解為「舊」的「陳」，李靖以鞭毀壞企圖以「龍圖騰」身分再生，並威脅「鳥圖騰」一族生存的哪吒金身，明確展演了「君臣」觀念背後陳舊力量的不可動搖。所以李靖種下被哪吒追殺的因果，脫離表面故事單純無故的「父憎子」情感，實有更深層的鳥、龍圖騰大戰的「形象」掩飾。太乙真人以蓮花（生殖子宮的象徵）再造哪吒肉身，蓮花的「水生」，表明哪吒肉身正式「水

生」化，「龍蛇」化：

再表那一日哪吒出外，不在行宮；及至回來，只見廟宇無存，山紅土赤，烟焰未滅，兩個鬼判，含淚來接。哪吒問曰：「怎的來？」鬼判答曰：「是陳塘關李總兵突然上山，打碎金身，燒毀行宮，不知何故。」哪吒曰：「我與你無干了，骨肉還于父母，你如何打我金身，燒我行宮，令我無處棲身？」心上甚是不快。沉思良久，「不若還往乾元出走一遭。」哪吒受了半年香烟，已覺有些形聲，一時到了高山，至于洞府。金霞童兒引哪吒見太乙真人。真人曰：「你不在行宮接受香火，又來這裏做甚麼？」哪吒跪訴前情：「被父親將泥身打碎，燒毀行宮。弟子無所依倚，只得來見師父，望祈憐救。」真人曰：「這就是李靖的不是。他既還了父母骨肉，他在翠屏山上，與你無干；今使他不受香火，如何成得身體？況姜子牙下山已快。也罷，既為你，就與你做件好事。」叫金霞童兒：「把五蓮池中蓮花摘二枝，荷葉摘三個來。」童子忙忙取了荷葉、蓮花，放于地下。真人將花勒下瓣兒，鋪成三才，又將荷葉梗兒折成三百骨節，三個荷葉，按上中下，接天地人。真人將一粒金丹放于居中，法用先天，氣運九轉，分離龍坎虎，綽住哪吒魂魄，望荷葉裏一推，喝聲：「哪吒不成人形，更待何時！」只聽得響一聲，跳起一個人來，面如傅粉，脣似塗硃，眼運精光，身長一丈六尺，此乃哪吒蓮花化身，見師父拜倒在地。真人曰：「李靖毀打泥身之事，其實傷心。」哪吒曰：「師父在上，此仇決難干休！」真人曰：「你隨我桃園裏來。」真人傳哪吒火尖鎗，不一時已自精熟，哪吒就要下山報仇。真人曰：「鎗法好了，賜你腳踏風火二輪，另授靈符秘訣。」真人又付豹皮囊，囊中放乾坤圈、混天綾、金磚一塊，「你往陳塘關去走一遭。」哪吒叩首，拜謝師父，上了風火輪，兩腳踏定，手提火尖鎗，逕往關上來。有詩為證：「兩朵蓮花現化身，靈珠二世出凡塵。手提紫焰蛇矛寶，腳踏金霞風火輪。豹皮囊內安天下，紅錦綾中福世民。歷代聖人為第一，史官遺筆萬年新。」（140-141）

蓮花化身的哪吒，太乙真人另傳了他「紫焰蛇矛寶」的「火尖鎗」，「紫焰蛇矛寶」表明了哪吒新身分的圖騰屬性，但這樣的化身並不表示之前的鳥圖騰性質已完全消失，因為哪吒的蓮花化身仍是以一顆「金丹」為主心，也就是道的陰陽狀態仍存在，鳥圖騰的前身性如同蓮花轉世前的龍圖騰身分，轉為隱性狀態，所以哪吒仍保有乾坤圈、混天綾，而且能驅使「風火輪」。⁴⁴

⁴⁴ 從周始祖后稷「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的出生來看，蕭兵認為這暗示了周后稷和鳥或鳥圖騰有某種程度的關係。周人雖不崇拜鳥圖騰，但祭祀某種神鳥是有可能的。並舉例說

而實際上從氏族的圖騰崇拜來看，周族雖然是龍崇拜，但對於鳥崇拜的部份並非完全禁絕。至少棄的出生，《詩·大雅·生民》記載：「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⁴⁵；周人伐紂時「鳳鳴岐山」，赤鳥銜玉圭降祥於周，《墨子·非攻》：「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⁴⁶，《呂氏春秋·應同》也記載：「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⁴⁷都可見周人對於鳥的崇拜⁴⁸，同樣，在《封神演義》中也寫到「鳳鳴岐山」（288、1001、1002）這件異事。鳳（赤鳥）銜玉圭降周，本作為王權移轉的象徵——連鳥圖騰族的聖鳥也都將玉圭銜於龍圖騰崇拜的周族，足見天命的轉移。⁴⁹

那麼，蓮花化身後的哪吒追殺李靖，活脫是「龍」、「鳥」圖騰大戰的展演。哪吒追殺李靖，李靖不斷敗逃，哪吒第一次被收伏，是栽在文殊天尊的「遁龍椿」（又名：七寶金蓮）。《封神演義》第十四回〈哪吒現蓮花化身〉：

話說哪吒看見一道人站立山坡上，又不見李靖。哪吒問曰：「那道者可曾看見一將過去？」天尊曰：「方纔李將軍進我雲霄洞裏去了。你問他怎的？」哪吒曰：「道者，他是我的對頭。你好好放他出洞來，與你干休；若走了李靖，就是你替他戳三鎗。」天尊曰：「你是何人？這等狠，連我也要戳三鎗。」哪吒不知那道人是何等人，便叫曰：「吾乃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徒弟哪吒是也。你不可小覷了我。」天尊說：「我不曾聽見有甚麼太乙真人徒弟叫做哪吒！你在別處撒野便罷了，我這所在撒不得野。若撒一撒野，便拿去桃園內，吊三年，打二百扁拐。」哪吒那裏曉得好歹，將鎗一展，就刺天尊。天尊抽身就往本洞跑，哪吒踏輪來趕。天尊回頭，看見哪吒來的近了，袖中取一物，

明周人將鳳凰當成報喜的天使，可見東夷文化的影響，證實古代各大部族文化交流、聯繫的密切。見蕭兵著：《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棄子英雄故事》（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7月），頁121-122。

⁴⁵ 清·阮元用文選樓藏本校刊，清·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詩經》（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8年1月），頁591-592。

⁴⁶ 墨子著，李漁叔註譯：《墨子今註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5月），頁150。

⁴⁷ 呂不韋著，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88年8月），頁677。

⁴⁸ 位於陝西寶雞，周原中心的鳳雛村，曾出土「鳳現出」、「祀鳳」、「鳳」及「雙鳳」等四片甲骨；周代商後，鳳紋也成為青銅器上的主題紋飾，王維堤甚至認為周族本身崇拜自族的祥瑞神鳥鸞鷖，代商以後，被鳳凰融攝，才轉為鳳凰崇拜。這些都可見周族的鳥崇拜。以上論述見龐進著：《鳳圖騰》（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2006年1月），頁76-77。

⁴⁹ 青銅器上的龍紋形成於商，商側重龍紋，強調的是通天的手段以懾服臣民；周人青銅器側重鳳紋，目的是強調宣揚天賜的祥瑞，以示自承取得政權之天命具合法性，而周代的龍紋轉向美學藝術化發展，早期的龍紋往往帶鳳形。見劉志雄、楊靜榮著：《龍的身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11月），頁69-91、133-141。

名曰遁龍椿，又名七寶金蓮，望空丟起。只見風生四野，雲霧迷空，播土揚塵，落來有聲，把哪吒昏沉沉不知南北，黑慘慘怎認東西？頸項套一個金圈，兩隻腿兩個金圈，靠著黃澄澄金柱子站著。哪吒及睜眼看時，把身子動不得了。天尊曰：「好孽障！撒的好野！」喚金吒：「金吒把扁拐取來！」金吒忙取扁拐，至天尊面前稟曰：「扁拐在此。」天尊曰：「替我打！」金吒領師命，持扁拐把哪吒一頓扁拐，打的三昧真火七竅齊噴。天尊曰：「且住了。」同金吒進洞去了。哪吒暗想：「趕李靖不曾趕上，倒被他打了一頓扁拐，又走不得。」哪吒切齒深恨，沒奈何，只得站立此間，氣沖牛斗。（143-144）

從寶貝的名稱「遁龍」上得知，哪吒被此寶物收遁，「頸項套一個金圈，兩隻腿兩個金圈，靠著黃澄澄金柱子站著」，如金屬圈柱鎮龍（水神 / 水怪），自然影射哪吒「龍圖騰」的身分。而其第二次認栽，先是被燃燈道口吐的「白蓮」阻擋，最後被罩在「玲瓏塔」裡燒。《封神演義》第十四回〈哪吒現蓮花化身〉：

（哪吒）忙忙出洞，踏起風火二輪，追趕李靖。往前趕有多時，哪吒看是李靖前邊駕著土遁，大叫：「李靖休走！我來了！」李靖看見，叫苦曰：「這道者何為失言？既先著我來，就不該放他下山，方是為我。今沒多時，便放他來趕我，這正是為人不終，怎生奈何？」只得往前逃走。卻說李靖被哪吒趕的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正在危急之際，只見山崗上有一道人，倚松靠石而言曰：「山腳下可是李靖？」李靖擡頭一看，見一道人，李靖曰：「師父，末將便是李靖。」道人曰：「為何慌忙？」靖曰：「哪吒追之甚急，望師父垂救！」道人曰：「快上崗來，站在我後面，待我救你。」李靖上崗，躲在道人之後，喘息未定，只見哪吒風火輪響，看看趕至崗下。哪吒看見兩人站立，便冷笑一番：「難道這一遭又吃虧罷！」踏著輪往崗上來。道者問曰：「來者可是哪吒？」哪吒答曰：「我便是。你這道人為何叫李靖站立在你後面？」道人曰：「你為何事趕他？」哪吒又把翠屏山的事說了一遍。道人曰：「你既在五龍山講明了，又趕他，是你失信也。」哪吒曰：「你莫管我們。今日定要拿他，以泄我恨！」道人曰：「你既不肯，……」便對李靖曰：「你就與他殺一回與我看。」李靖曰：「師父，這畜生力大無窮，末將殺他不過。」道人站起來，把李靖啐一口，脊背上打一巴掌道：「你殺與我看，有我在此，不妨事。」李靖只得持戟刺來，哪吒持火尖鎗來迎。父子二人戰在山崗，有五六十回合。哪吒這一回被李靖殺的汗流滿面，遍體生津。哪吒遮架畫戟不住，暗自沉思：「李

靖原殺我不過，方纔這道人啐他一口，撲他一掌，其中必定有些原故。我有道理，待我賣個破綻，一鎗先戳死道人，然後再拿李靖。」哪吒將身一躍，跳出圈子來，一鎗竟刺道人。道人把口一張，一朵白蓮花接住了火尖鎗。道人曰：「李靖，且住了！」李靖聽說，急架住火尖鎗。道人問哪吒曰：「你這孽障！你父子廝殺，我與你無仇，你怎的刺我一鎗？倒是我白蓮架住，不然我反被你暗算。這是何說？」哪吒曰：「先前李靖殺我不過，你教他與我戰，你為何啐他一口，掌他一下？這分明是你弄鬼，使我戰不過他。我故此刺你一鎗，以泄其忿。」道人曰：「你這孽障，敢來刺我！」哪吒大怒，把鎗展一展，又劈腦刺來。道人跳開一旁，袖兒望上一舉，只見祥雲繚繞，紫霧盤旋，一物往下落來，把哪吒罩在玲瓏塔裏。道人雙手在塔上一拍，塔裏火發，把哪吒燒的大叫饒命。道人在塔外問曰：「哪吒，你可認父親？」哪吒只得連聲答應：「老爺，我認是父親了。」道人曰：「既認父親，我便饒你。」道人忙收寶塔。哪吒睜眼一看，渾身上下，並莫有燒壞些兒。哪吒暗思：「有這等的異事，此道人真是弄鬼！」道人曰：「哪吒，你既認李靖為父，你與他叩頭。」哪吒意欲不肯，道人又要祭塔；哪吒不得已，只得忍氣吞聲，低頭下拜，尚有不忿之色，道人曰：「還要你口稱父親。」哪吒不肯答應。道人曰：「哪吒，你既不稱父親，還是不服。再取金塔燒你。」哪吒著慌，連忙高叫：「父親，孩兒知罪了。」哪吒口內雖叫，心上實是不服，只是暗暗切齒，自思道：「李靖，你長遠帶著道人走！」道人喚李靖曰：「你且跪下，我秘授你這一座金塔。如哪吒不服，你便將此塔祭起燒他。」哪吒在旁，只是暗暗叫苦。(145-147)

「白蓮」水生的意義已無須再解釋，「玲瓏塔（乃至棒狀物⁵⁰）鎮壓水患」更是中國文化中慣見的「治水」方法（「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便是著名的例子⁵¹）。哪吒能以「金玲瓏塔」壓鎮，表示哪吒具「龍蛇」的身分無庸置疑，而

⁵⁰ 如《西遊記》裡的孫悟空，他的金箍棒是禹鎮壓水患的神珍鐵。《警世通言》裡的〈旌陽宮鐵樹鎮妖〉，許真君治水，大戰孽龍、長蛇精與蛟黨，後以竹、鐵杵鎮水，還略提了孫悟空於龍宮拿走如意棍的故事。見馮夢龍著：《警世通言》（台北：三民書局，2001年4月），頁445-489。蕭兵認為鐵棒、石柱等棒狀物，本來從功能上來說，便是測量、標誌水位的器物，會有鎮壓水怪的作用，則和金屬製品不易得到，以及英雄神話、靈物崇拜有關。見蕭兵著：《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治水英雄故事》（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7月），頁159。

⁵¹ 馮夢龍編寫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故事雖然未發展成後來的水淹金山寺情節，但整篇小說出現不少「水」的意象。開篇的「得勝頭回」羅列了一連串西湖一代鎮壓水患的故事，還提到白居易的白公堤及蘇軾的蘇公堤。而故事最後，法海壓鎮時留下一偈：「西湖水乾，江湖不起，雷峰塔倒，白蛇出世。」詩中明確指出「雷峰塔倒」，必須是在西湖水乾、江湖不起的情況下。這樣看來，雖然通篇白蛇被拿來與洪水連結，是將女性的美以及情慾

李靖在受燃燈道人之傳學會玲瓏塔的用法之後，李靖和哪吒的「父子關係」就此解決，表面是李靖得到使哪吒不得不服從的力量，可是我們看到燃燈授塔與李靖之後說：「貧道乃靈鷲山元覺洞燃燈道人是也。你修煉未成，合享人間富貴。今商紂失德，天下大亂，你且不必做官，隱於山谷之中，暫忘名利。待武周興兵，你再出來立功立業。」(147)也就說明在接受玲瓏塔的同時，天道透過燃燈道人的授受與言語點化，轉換了李靖以鳥圖騰為顯現的身分，開啓天道對李靖原先預設的龍圖騰內藏，使李靖「即時」成為西周的開疆大將，毫無疑慮的受塔，「叩首在地，回關隱跡」。

如此，同為「龍圖騰」的李靖和哪吒，自然沒有什麼好再「爭戰」的，父子之間也當然復歸平和。難怪後來我們看到李靖父子再度相逢，彼此一點心結隔閡都不曾顯現的為西周效命，彷彿未曾有過深仇大恨一般。⁵²而在《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裡，「太歲殷元帥」雖是紂王之子，但母親姜后以及履跡感孕故事都指向殷元帥和周的關係⁵³，在《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裡，殷郊後來助周滅商，斬妲己。⁵⁴若拿哪吒的龍鳥圖騰轉換來看殷元帥，《封神演義》裡的「值年太歲」殷郊，除基於歷史記載母親為姜皇后無法變更外，刪去了履跡感孕的出生情節，圖騰轉換的可能因此被阻斷，所以情節安排殷郊雖懷著

的主動當成「洪水猛獸」，但也多少將白蛇形象與「鎮水」想像結合在一起。若西湖水乾、江湖不起，人民賴以維生的水資源消失了，將大大影響生計，所以雷峰塔倒，白蛇出世，便是解開鎮水禁令，希冀水資源再現的形象表示。見馮夢龍著：《警世通言》(台北：三民書局，2001年4月)，頁309-329。

⁵² 魏淑珠在討論孫悟空形象時，將William Moebius的「胡鬧小兒」(enfant terrible或terrible children)作了梗概的整理介紹，並以此角度來分析孫悟空。根據魏淑珠的整理，胡鬧小兒具備風水火土四自然元素生成，人小鬼大，精力無窮，勇於向權威挑戰，雖是胡鬧，但多半鬧得令人著迷，且胡鬧對象往往是一些不甚討喜的權威人物。而這種胡鬧常逞一時之快，並且冥頑不靈，無懼於懲罰，但對於父母卻有難以言喻的依戀之情。若拿這樣的歸類來看李哪吒，李哪吒腳踏風火輪、手執火尖槍(風火元素)，殺龍太子(水)，欲藉泥身還魂(土)與最後的蓮花化身(水)，的確具有風水火土四自然元素的特質，也以殺龍殺怪的方式形成一種幾近「胡鬧」的殺伐，而自己遊戲般的殺伐在面對龍王的興師問罪時卻振振有詞，絲毫沒有半點悔意，直到龍王要以李哪吒的父母陪罪，竟自願為了父母剜肉刮骨赴死，又和胡鬧小兒對於父母依戀的情形十分類似。參見魏淑珠著：〈從「胡鬧小兒」的角度看孫悟空〉，《中外文學》第十五卷第四期，1986年9月，頁69。這裡要特別解釋的是，在《封神演義》中，哪吒借刮骨剜肉來免除父母的被殺，龍王稱其「如此救你父母，也有孝名」(136)，可見哪吒是事親至孝的。(所以魏淑珠認為哪吒對於父母是有所依戀的)後來哪吒之所以追殺李靖如有不共戴天之仇，持的理由是，父子之情已在自殺時還盡，自己借翠屏山泥身還世，早不干李靖的事，李靖不幫忙便罷，為何又趕盡殺絕，破壞金身，搗壞廟宇？這樣的情節安排，造成極大的反差效果，戲劇衝擊性大，也是此段故事讓人驚艷之處。

⁵³ 姜姓部族與姬姓周族都和古代羌族有密切的關係。周始祖稷的母親是姜姓女姜嫄，姬姜二族有耦婚的關係，姜族並因此助周伐殷。王孝廉著：《中國的神話世界》(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7年6月)，頁468-471。

⁵⁴ 王秋桂資料提供，據清宣統元年長沙葉德輝麗慶叢書影印本之《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附搜神記》(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10月)，頁236。

報母仇的信念叛殷，最終還是聽信申公豹的唆使，為商紂而戰。⁵⁵

另外，《封神演義》第十回，姬昌受詔進京，過岐山至燕山，天氣雖然「赤日流光」，姬昌卻說要尋村舍茂林，好躲避大雨，眾人在半信半疑下，果然「霧起西北」，下起滂沱大雨來。下了半個時辰，姬昌又吩咐眾人小心落雷，隨即「霹靂交加，震動山河大地」。須臾，「雲散雨收，日色當空」，渾身雨濕的姬昌在馬上嘆曰：「雷過生光，將星出現。左右的，與我把將星尋來！」結果眾人真的在古墓邊找到一個哭聲宏亮的小孩⁵⁶。這個「面如桃蕊，眼有光華」的小孩，姬昌收為第一百個孩子，以成「百子之兆」。後來，趕過燕山，姬昌遇到終南山玉柱洞煉氣士雲中子，雲中子以「雷過現身」，替這孩子取名為「雷震子」，並收雷震子為徒。(99-101)

這一段故事固然寫的是姬昌料事如神，卻也帶出周朝未來東征殷商的大將之一：雷震子。雷震子是姬昌的第一百個兒子，也是姬昌兒子中唯一一個不是真正生於姬昌，而由天道直接於「燕山」「下賜」的「兒子」。在這裡我們注意到，「燕山」的「燕」，便是殷商的神鳥「玄鳥」，而原先「赤日流光」的天氣，忽然「霧起西北」，下起傾盆大雨，緊接著半個時辰後雷聲四起。「燕」、「太陽」；「霧起西北」、「大雨」、「響雷」，便是「殷」與「周」；「太陽鳥」與「龍蛇」的爭戰。雨過天青，「日色當空」（仍是殷商天下，所以恢復日色當空），姬昌得了一個面似桃蕊⁵⁷，眼有光華的「雷震子」（100），並由「終南

⁵⁵ 不論殷元帥是否為後來增補的資料，在當時的確存在這一個不同於《封神演義》裡的殷郊的故事。《封神演義》作者不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裡的殷郊故事，而將殷郊呈現為《封神演義》中現見的狀態，便是作者有意識的編寫。二階堂·善弘認為商紂太子殷郊的故事在《伐紂平話》、《列國志傳》、《三教搜神大全》裡都是因為紂王殺了他的母親，所以才逃到周國幫助武王出戰，最後殺了妲己。只有在《封神演義》裡頭變成受到申公豹的慫恿，轉身幫助商紂，最後被燃燈道人所殺。二階堂·善弘解釋這是《封神演義》作者不喜歡「不孝」故事而作的改編。但不論解讀為何，《封神演義》作者對於殷郊作了別有用心的安排。見二階堂·善弘著：〈哪吒太子考〉，收錄於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主編：《1996年佛學研究論文集1：當代台灣的社會與宗教》（台北：佛光出版社，1996年8月），頁308

⁵⁶ 茂林古墓邊找到的雷震子，以周的先祖神話來說，何嘗不也是一個「棄」子？古墓邊的新生兒，「死」與「生」議題的結合，古時復活崇拜、生殖崇拜，在高禱、社、桑林甚至喪禮上，都出現男女交媾的情形，對先祖、先妣來說，任何形式的祭拜都不如種族的延續來得重要。在靈魂不與肉體一起死亡，靈魂得以依附另一軀體重生的信仰下，血親的死亡也加速面對種族繁衍的緊張，所以在喪禮上出現男女交媾的偶像或是實際的交媾行爲，都是一種死與生、悼亡與祈生的增殖行爲，讓祖先的靈魂得以藉新的生命體重生，才不至於變成孤魂野鬼以咒害子孫。見吳天明著：《中國神話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1月），頁136-138。另外，蘇軾有一首詩〈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已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電若爲神？山頭只做嬰兒看，無限人間失箸人。」見蘇軾著，王水照選注：《蘇軾選集》（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年3月），頁69。蘇軾這一首詩的題目告訴我們，唐時就有人將雷聲誤認為嬰兒哭聲的情形，也提供（保留）了雷震子雷雨後出生這一藝術想像的現實來由。

⁵⁷ 桃木是周朝的神木，後來更以之為祭拜祖先的牌位。桃木對周朝人來說有「先妣」的神

山」「雲中子」賜名、納收爲徒。「雲中子」雖是《封神演義》中一個神仙角色之名，但安排他收雷震子爲徒，有「雲中得子」的特別涵義，暗喻的是周朝承龍神之命震雷降生龍子。

到了第二十一、二十二回，文王誇官逃五關，雷震子在師父雲中子的安排下，誤吃仙杏，成了青面獠牙、脅下有風雷二翅，手拿金棍，眼似金鈴的模樣，「上下飛騰，盤旋如風雨之聲，進退有龍蛇之勢；轉身似猛虎搖頭，起落像蛟龍出海」（210）。最後面藍，全身又是「水合色」的雷震子，與姬昌父子相認，破殷、雷二將追兵，送父親姬昌直至金雞嶺（211-216）。

雷震子有「風」「雷」兩翅，「黃金棍擺氣如虹」，「一怒風騰起在空」，「猛烈恍如鵬翅鳥」（215）；「面藍」，全身「水合色」，手拿金棍，「金」生「水」起，運風落雷，「目似金光飛閃電」，起動之間宛如「蛟龍」（214-215）。從形象可見，這個與哪吒配合的伐商前鋒大將，跟哪吒一樣具有鳥、龍的雙重圖騰，且同樣並非只有人間父親一人，更有一個大道「天父」⁵⁸。而較哪吒明確的是，雷震子是姬昌第一百個兒子，比起李哪吒，更能代表周朝。另外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追趕文王至五關，被雷震子初戰殺退的是「殷破敗」、「雷開」兩將軍率領的兵馬，這「殷」「破敗」、「雷開」，又合雷震子起風使雷，「開」「破」「殷商」之意。

雷震子出生、救父分別爲第十、第二十二回，中間夾李哪吒出生、弑父，再加上八十八回〈武王白魚躍龍舟〉，武王欲到孟津觀殷政，乘龍舟下黃河，一尾白魚突然跳進船艙，姜子牙立刻恭喜武王「魚入王舟」，「主紂王該滅，

聖象徵意義，代表周朝的生殖崇拜由先妣神變爲半人半自然的先祖神（男神）。參見吳天明著：《中國神話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1月），頁121、128、147-148。

⁵⁸ 在《封神演義》雷震子的出生裡，詩云雷震子的模樣：「天降雷鳴現虎驅，燕山出世託遺孤。姬侯應產螟蛉子，仙宅當藏不世珠。……，漫道姬侯生百子，名稱雷震豈凡夫。」（214）強調「燕山」出世，「姬侯應產螟蛉子」。「螟蛉子」指的是非所生之子、過繼子、養子之意。（見漢語大辭典編輯委員會編：《漢語大辭典》第八冊，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95年11月，頁949。）雷震子在故事中既是姬昌第一百個兒子，卻又被敘事者以詩提點他爲「螟蛉子」（過繼養子、非所生之子），且動詞用「產」字，則「產螟蛉子」、「漫道姬侯生百子」，成了「是子又非子」的狀態，和李哪吒與李靖的關係可以說是相類。另外在第四十九回〈武王失陷紅沙陣〉中，燃燈道人說紅沙陣必須由武王這個福人來破才能「方保無虞」。於是燃燈道人在武王前後胸用符印一道，並在武王「蟠龍冠」內塞一符印，才由「哪吒」、「雷震子」保武王下篷入陣。（483-484）這一情節安排十分特殊，因爲武王親自參與戰爭並入陣破陣的僅只這一次，其餘大多只是誘餌，沒有切身的殺身危險。然而在眾多的陣前大將中，爲何剛好是哪吒和雷震子陪同武王入陣？燃燈道人說：「武王、雷震子、哪吒三人俱該受困此陣。」（484）姜子牙怕傷及武王，燃燈道人則安慰說：「不妨。天命有在，周主洪福，自保無事，子牙何必著忙。暫且回篷，自有道理。」雖然沒有明說哪吒、雷震子陪同武王的緣故，但從燃燈道人的話裡得知這樣的安排是「自有道理」，暗示了哪吒、雷震子與周朝（武王）的特殊關係。

周室當興」⁵⁹，且不將白魚放回，並依「天賜不取，反受其咎」之理，烹而食之。(902)三者參照來看，「鳥圖騰、龍圖騰」的轉換暗隱，並非虛構的解讀。那麼，龍鳥圖騰的雷震子與李哪吒，一個「救父」，一個「殺父」，便成了非常有趣的對照。李哪吒是《封神演義》作者用來諭示天道運行的「形象角色」，他剝骨割肉，看似斷絕父子關係，但仙神仍要他正視去除肉體後與李靖的「父子」階位。也就是說，未來代表周朝開路的大將李哪吒，反「殷商」這個「父親」，是因為「殷商」無道，所以失去「君臣之義」乃至「父子之情」，故必須誅除而取而代之。⁶⁰在整個原始政治關係上，殷仍是「父」，周仍是「子」，周滅商，「子弑父」、「臣殺君」的關係無法抹煞，也一直是小說推動時不斷辯證的議題，但為何周始終站得住腳，並得到天道的支持，原因即是商紂悖離更高的父——「天道」。所以，李哪吒「殺父」（殺那當時仍未由天神授權輔周，仍代表殷商的人間之父——李靖），是為了「救父」（救那可能偏離運行的天道以及必須對天下仁慈的正道）；與雷震子殺殷商軍（君／父），救代表天道所在的姬昌父相同，兩者並無矛盾，且相互印證。

第五節、小結

經過本章對於《封神演義》的討論與考察，我們發現李哪吒以「兒童」形象與孫悟空所代表的「心猿／赤子」成為兩個特出的「兒童神」，在出生故事上雖都是以主角成長的情節鋪述，部分的故事訴求在意旨上看似雷同，卻仍有許多待挖掘與詮釋的空間。孫悟空被鎮壓在五行山下，揭去「佛祖」的咒語，孫行者從叛天的妖魔變成取經的英雄，這樣的情節設定和李哪吒被玲瓏塔鎮壓、借蓮花化身十分相似。孫悟空被比喻成「光明一顆摩尼珠」(73)，鎮壓他的《觀音六字大明咒》隱含了「蓮花上的摩尼珠」的意義，和哪吒元身「靈珠子」，藉「蓮花」再生，可說是異曲同功，而五行山、玲瓏塔都是其

⁵⁹ 王孝廉指出《河圖洛書》的故事樣板裡有一則商湯欲伐夏桀前，曾在洛水觀帝堯之壇，沉璧祭洛神之餘，兩黃魚躍出，黑鳥降於壇上，黑龜背赤字而獻的記載。這個神話說明殷商（玄鳥）將取夏（黃魚）而有天下，此乃不可逆轉的天命。見王孝廉著：《華夏諸神：水神卷》（台北：雲龍出版社，2000年2月），頁90。這個樣本故事和《封神演義》武王孟津觀殷政，白魚躍舟十分類似。

⁶⁰ 樂衡軍以為，以變形的方式解除人生危境，重新開啓一個新的生存機運，是一種潛意識的自然適應。這種非其所願的死亡，利用變形來要求命運反過來服從自己的意志，死而不死，賦予了永恆性，也在這樣一個變動流式的存在中，才能馳騁於時空的控制之外，回歸到生命的本質，進而對現實進行批判。見樂衡軍著：〈中國原始變形神話試探〉，收錄於王夢鷗等著：《中國古典文學論叢（冊三）：神話與小說之部》（台北：中外文學月刊社，1976年5月），頁1-24。由是觀之，《封神演義》第十四回〈哪吒現蓮花化身〉開篇詩曰：「仙家法力妙靈量，起死回生有異方；一粒丹砂歸命寶，幾根荷葉續魂湯。超凡不用骯髒骨，入聖須尋返魂香；從此開疆歸聖主，岐周事業藉匡襄。」哪吒借死亡使自身超脫原生體制的束縛（超凡），以再生之軀（入聖），執行更高一層次的天道制裁。

背後的「父權／霸權」象徵⁶¹，使孫悟空與李哪吒的「原始野性」受到某種程度的控制。因此出身守將之家，人模人樣，經過人文化成的李哪吒，與孫悟空的石卵化成、猿猴外表，形成早被安排規範的「小大人」及純然的「野孩子」差異。

以圖騰來作為哪吒角色的文本觀察，是本論文的一個新嘗試。道教信仰傾向泛靈崇拜，在《封神演義》中闡教與截教間的對陣角力不乏以旗幟做為區別，武王更有白魚躍舟的情節安排來強化天命的依歸。其實，正史中本來就常見以圖騰神話來闡釋王朝的移轉，例如《史記》記載殷、周兩代始祖的出生，就頗帶圖騰色彩⁶²，漢高祖的赤蛇與白蛇之爭也一樣。⁶³藉夏商周三代，夏、周為炎黃集團後裔，屬於龍圖騰崇拜；商為東夷集團後裔，崇拜的是鳥圖騰⁶⁴，以歷史興替作為貫穿小說的一個軸線，相類正史裡的「正統」說自然是不可忽視的一個觀念，如此以圖騰的角度來解讀，或可以為《封神演義》裡的哪吒故事開出新的詮釋空間。觀《封神演義》第十四回〈哪吒現蓮花化身〉的開篇詩：「仙家法力妙難量，起死回生有異方。一粒丹砂歸命寶，幾根荷葉續魂湯。超凡不用骯髒骨，入聖須尋返魄香。從此開疆歸聖主，岐周事業借匡襄。」(138) 其中「超凡不用骯髒骨，入聖須尋返魄香；從此開疆歸聖主，岐周事業借匡襄」一句，正也暗示了蓮花化身的哪吒，「從此開疆歸聖主」的圖騰意義。

相對於孫悟空，《封神演義》裡的李哪吒，應天命而生，完全的天道展示者，他的出生故事和孫悟空的出生一樣，是整部小說的主旨展示，但那份

⁶¹ 姑且不論孫悟空或李哪吒必須重新認佛或燃燈道人指定下的李靖為父，才能以新的身分與新的生命存在。就拿孫悟空曾為水怪，哪吒具有龍圖騰的身分，所以五行山鎮壓孫悟空、玲瓏塔使哪吒低頭，這個情節想像某個程度便來自控制水患的聯想。王孝廉認為，許多神話中斬蛟故事，除了暗示人對於水資源支配的慾望，也意味斬除水怪使大地回歸潔淨的宗教意識，更為政治上轉換政權常用的形象展現，所以斬蛟鎮龍的棍杖或神劍，是神聖之器以及王權的象徵。見王孝廉著：《華夏諸神：水神卷》(台北：雲龍出版社，2000年2月)，頁15、257-281。王孝廉著：《中國的神話世界》(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7年6月)，頁120-129。

⁶² 劉志雄、楊靜榮著：《龍的身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11月)，頁5。

⁶³ 《史記·高祖本紀第八》：「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暝，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好酒及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前行。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告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見瀧川龜太郎著：《史記會注考證》(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年7月)，頁154-157。

⁶⁴ 龐進著：《鳳圖騰》(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2006年1月)，頁73。

迷人的叛逆活力，卻在自身故事的輾轉辯證中自我完成，不再延及其他的章回，而成了「應天命」的殺人工具。

天道不言，闡教與截教「各自表述」，從讀者的角度來說，雖然明確的知道商紂暴虐必敗，周武仁民代興，但也對天命為其必然而以「血腥」介入完成天界的「封神」，遙不可及令人嚮往的神聖無垢仙界，竟建立在慘無人道的死亡儀式上，不禁同情起人力的渺小與卑微。沉默寡言的哪吒如同不言的天道，以實際行動演示道的必然辯證，為天道不言的化身，不論闡教與截教怎麼「說」，「天道」透過哪吒的「行爲」敘事仍是自身如常的運轉下去。在哪吒的出生情節裡，由於本身應命而生，所有表現出的生命活力與叛逆縱然令人著迷，卻帶有無盡悲劇的情感在其下。意即哪吒對一切合理與不合理的叛逆與反抗，其實並無自主的精神，他只是去完成他被賦予的使命，縱使一切都是那麼驚天動地，那也是天道所「允許」的驚天動地。在孫悟空身上，雖然也有所謂的天命，但我們看不到那麼多天命干涉的痕跡，所以令讀者經由孫悟空的叛逆去享受孫悟空對抗制度規範的快意，而人的積極自主性也就此凸顯。哪吒則不然，同樣的大逆不道，卻全是天意的安排，一切早在天命的預料當中，並且借這樣的叛逆反身來建立天道的權威與不可捉摸。至於生命的存在與消逝，不過是時間得以前進的必然循環，在「天道」的運行下，有生便有死，有死必有生，冥冥之中必有安排，也就不容置喙了。